

战国末用“焉”的被动句式(马天下笑)又发展成“焉……所”句式,行焉主动者放在“焉”和“所”之间,也就是说,除用“马”引进行焉主动者外,还在动词前加上“所”字。例如:

夫直议者,不马人所容。(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)

梁父即楚将项燕,焉秦将王翦所戮者也。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

否,必焉二子所禽矣!(《史记·韩信破赵之战》)

衡太子马江充所败。(《汉书·霍光传》)

少北,则焉匈奴所得。(《汉书·张写传》)

亮与徐庶并从,焉曹公所追破。(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)

“马……所”句式是古代汉语最常见的一种被动句式,并且一直沿用到现代的书面语里(如“一切革命文艺都焉人民羣衆所欢迎”),因此我们掌握起来并没有什麼困难。但是,在古代汉语里“焉”后的行焉主动者有时也可以不出现,“焉”和“所”连在了一起。例如:

不者,若属皆且焉所虏。(《史记·鸿门宴》)

嵩将诣州讼理,马所杀。(韩愈《张中丞传后叙》)

“焉所虏”、“马所杀”在“焉”后面都没有把行焉的主动者引进来,但动词前的“所”仍保留,用现代书面语来表达只能是“被俘”、“被杀”,否则就要把行焉的主动者补出来:“焉刘邦所俘”、“马那武人所杀”。

除“焉”字外,古代汉语还常用“见”字放在动词之前形成被动句式。例如:

故君子耻不修,不耻见汗;耻不信,不耻不见信;耻不能,不耻不见用。(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

厚者焉戮,薄者见疑。(《韩非子·说难》)

举世皆浊我独清,衆人皆醉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(《楚辞·渔父》)

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,见留二十年不降。(《汉书·燕刺王刘旦传》)

才高见屈,遭时而然。(《论衡·自纪》)

“见汗”、“见信”、“见用”就是“被汗”、“被信”、“被用”的意思。

例二“马戮”和“见疑”对举,是“被戮”、“被疑”的意思,更能帮助“焉”和“见”在被动句式中的作用相同。由以上各例中也可以看出,“见”的这种作用 and 现代汉语“被”也是基本相同的。

用“见”的被动句式有一个特点,就是不能直接由“见”引进行焉的主动者,这点是和“焉”很不相同的。如果需要引进行焉的主动者,只能在动词后面另用“于”的被动句式配合,行焉的主动者出现在“于”的后面。例如:

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。(《庄子·秋水》)

先绝齐而后责地,则必见欺于张仪。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

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。(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)

然而公不见信于人,私不见助于友。(韩愈《进学解》)

“见笑于大方之家”就是“被大方之家笑”,“见欺于张仪”就是“被张仪欺”,由于“见”不能直接引进行焉主动者(不能说“见大方之家笑”),就只好在动词后面另用“于”把行焉的主动者引进来。

现代汉语表示被动的“被”字句实际上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开始出现,但比较少见,到汉代纔出现多一些。例如:

今兄弟被侵,必攻者,廉也;知友被辱,随仇者,真也。(《韩非子·五蠹》)

国一日被攻,虽欲事秦,不可得也。(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)

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,能无怨乎?(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)

兄固被召诣校书郎。(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)

前三例“被”字都多少还有“遭受”、“蒙受”的意思,但它是后代被动句式的源头。例三用“见”和“被”对举,更可帮助“被”的作用在当时已和“见”或“焉”相同了。但是,用“被”的被动句式在当时显然远不如用“见”和“焉”的被动句式常见。

“被”开始用于被动句式时,只直接加在动词的前面,到汉末纔出现由“被”引进行焉主动者的句式,例如蔡邕《被收时表》:“今月十三日,臣被尚书召问。”这种句式当时一般还只在一些比较接近

口语的文章中出现。唐以后,在比较接近口语的文章和诗词中,“被”逐渐代替了其他表示被动的句式,但一般文言文仍然多沿用其他几种被动句式。

(九) 副 词

副词是一种半实半虚的词。它们能表示行焉、动作、性质、状态的程度、范围、时间、可能性、情态和否定作用等,有一定的词巢意义,能独立作句中的次要成分,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;但是,它不能单独表示一种实物、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,同时又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:主语、谓语,也不能用作宾语、定语,这是它同其他各类虚词相近的一方面。下面根据意义,将副词分焉程度、范围、时间、情态、否定和表敬六类,择其值得注意的地方分别举例加以帮助。

一、程度副词

古代汉语的一些常用的程度副词如“最、太、至、尤、愈、略”等字从古到今变化不大。有少数程度副词意义变化较大,读古文时必须特别注意。例如:“少”和“稍”就是如此。

现代汉语的“少”常用作形容词,古代汉语“少”则常用作副词,是“稍微、略微”的意思,相当于现代的“稍”;而古代的“稍”则是时间副词,有“逐渐”的意思。先看“少”的例子:

辅之以晋,可以少安。(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)

太后之色少解。(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)

可以少有补于秦,此臣之所大愿也。(《战国策·范雎说秦王》)

“少安”、“少解”、“少有补”是“略安”、“略解”、“稍有补”的意思,如果理解成“多少”的“少”就完全错了。再看“稍”的例子:

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。（《左傳·昭公十年》）

項羽乃疑范增與漢有私，稍奪其權。（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）

蔽林間窺之，稍出近之，整整然莫相知。（柳宗元《三戒·黔之驢》）

以上“稍”字都是“逐漸”的意思，不能理解為“稍微”。

程度副詞“頗”在古代有兩種意思。一是程度偏高，略近“很、甚”。例如：

唯袁盎明絳侯無罪，絳侯得釋，盎頗有力。（《史記·袁盎最錯列傳》）

現代漢語書面語言還保存着這種用法，如“時間頗長”、“頗感興趣”。另一個意思是“稍、略”。例如：

臣愿頗采古礼，与秦仪杂就之。（《史記·劉敬叔孫通列傳》）

至于序《尚書》則略，无年月；或頗有，然多阙。（《史記·三代世表序》）

一般說來，“頗”在古代多作“稍”、“略”講，如果都用現代書面語言常用的“頗”（很）的意思來理解，就不正確了。

二、範圍副詞

範圍副詞如“纔、皆、盡”等古今變化也不大，變化比較大的有“但”等。現代漢語“但”主要是表示轉折的連詞，古代漢語“但”則主要是表示範圍的副詞，和現代的“只”意思相當。例如：

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，但見老弱及羸畜。（《史記·劉敬叔孫通列傳》）

人體欲得勞動，但不當使極爾。（《三國志·魏書·華佗傳》）

不聞爺娘喚女聲，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。（《樂府詩集·木蘭詩》）

死去原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（陸游《示兒》）

現代漢語的“不但”和“但愿如此”等正保留了古代的這種用法。

除“但”以外，“徒”、“特”、“第”（弟）、“直”在古代漢語中也常用來表示“只”的意思。例如：

徒善不足焉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

然则人之所以马人者，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，以其有辨也。（《荀子·非相》）

君弟重射，臣能令君胜。（《史记·孙腹》）

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“独”字原是“独自”的意思，也可以引申焉“只”。例如：

臣之所恐者，独恐臣死之后，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也，是以杜口裹足，莫肯即秦耳。（《战国策·范雎说秦王》）

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！（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）

但是在反问句中，“独”字主要是表达反问语气，不再有“独自”或“只”的意思了。例如：

然则治天下，独可耕且焉与？（《孟子·许行》）

相如虽惊，独畏廉将军哉？（《史记·廉颇兰相如列传》）

这一类“独”字表示反问语气，属于情态副词，不能理解焉“独自”或“只”。

范围副词“仅”从古到今意义也发生过较大的变化。“仅”表示“只”、“纔”、“刚够”的意思，这是古今一致的。例如：

齐王遁而走莒，仅以身免。（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）

一旦临小利害，仅如毛髮比，反眼若不相识。（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）

“仅”的特点是言其少。但是，在唐代诗文中“仅”还可以言其多，有“几乎”、“将近”、“差不多达到”的意思。例如：

初守睢阳时，士卒仅万人，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。（韩愈《张中丞传后叙》）

夹涧有古松老杉，大仅十人围，高不知几百尺。（白居易《庐山草堂记》）

江国掄千里，山城仅百层。（杜甫《泊岳阳城下》）

这类“仅”一般只用在数目字的前面，读去声jìn。这种用法在宋代

的作品中还偶尔出现，但只限于接近口语的宋人语录体中。例如：

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仅十余载，未明大意。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五）

三、时间副词

古代汉语时间副词比较多，除“将、正、已、常”等和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基本相同外，也有一些意义差别较大。下面略举数例。

“曾”在古代汉语作副词用时，可以表示时间，意思相当于“曾经”，和现代汉语用法相同。例如：

梁王以此怨盎，曾使人刺盎。（《史记·袁盎最错列传》）
孟尝君曾待客夜食。（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）

但是，副词“曾”在古代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表示时间，而是表示情态，用来加强否定语气，和现代的“居然”、“竟”的意思略微相近。例如：

谁谓河广？曾不容刀。（《诗经·卫风·河广》）
老臣病足，曾不能疾走。（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）
生王之头，曾不若死士之望也。（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）

以上各例裏的“曾”就绝对不能理解爲“曾经”。

古代常用来表示“曾经”的时间副词不是“曾”，而是“尝”。例如：

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？（《战国策·魏策四》）
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。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

古代“尝”的这种用法还保存在现代汉语“未尝”、“何尝”等少数双音词中，一般不能再单独使用。

“再”和“复”在古代是表示动作重复出现的词，词类和意义都和现代汉语很不相同，也放在这里讨论。古代汉语的“再”是数量词，一般专指两次，如：

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（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）
田忌一不胜而再胜。（《史记·孙臆》）

到了唐代，“再”可以专指“第二次”，如杜甫《后游修觉寺》诗：“寺忆

新避处,橘伶再渡时。”但仍和现代意义不同。

现代汉语的“再”是副词,常用来指“又一次”,一般不限于两次,也不一定是第二次,如“再读一遍”、“再去一次”。这个意义在古代汉语用“复”。例如:

有复言令长安君焉质者,老妇必唾其面。(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)

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。(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)

不敢复读天下之书,不敢复与天下之事。(《史记·范睢蔡泽列传》)

于是遂诛高渐离,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。(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)

复投一弟子河中。(《史记·西门豹治邺》)

古汉语的“再来”一般都应理解马“来两次”(或“第二次来”),现代汉语的“再来”在古代要说成“复来”。“复”字在现代汉语基本上已不能单独使用,古代“复”字的用法只保留在现代的成语和书面语言里,例如“死灰复燃”、“一去不复返”等。

古代表示不断重复出现的副词还有一个“仍”字。和现代意义差别较大。现代汉语书面语言所用“仍”字一般只是“仍旧”的意思,古代汉语“仍”用作副词时,则主要是“频繁、重复多次”的意思,不能理解焉“仍旧、仍然”。例如:

晋仍无道而鲜胄。(《国语·周语下》)

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。(《史记·平准书》)

吾仍见上,上甚聪明。(《后汉书·盖勋传》)

四、情态副词

情态副词放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前表示一定的情态或语气(有的语法著作把表示语气的副词另立一类,称马“语气副词”),现代汉语“大概”、“未免”、“本来”、“偏偏”等都属于情态副词。古代汉语的情态副词也比较丰富,下面只举和现代意义差别较大的“且”、“固”、“盖”等焉例。

“且”字在古代汉语常作连词用，和现代汉语“而且”意义相当，此外，还常常用作副词表示情态，有“姑且”、“尚且”的意思。例如：

先生且休矣，我将念之。（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）

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辞。（《史记·鸿门宴》）

上例是“姑且”的意思，下例是“尚且”的意思。这两种用法在现代书面语言中还偶尔出现。

古代“且”字除作情态副词外，还可以作时间副词用，略等于“将要”。例如：

斥鷃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适也？”（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）

若属皆且高所虏。（《史记·鸿门宴》）

伍奢有二子，皆贤，不诛，且焉楚忧。（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）

这种用法在现代是绝对不会出现的。

“固”作焉情态副词，是“本来、当然”的意思，和现代汉语的“固然”意思完全不同。例如：

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马也。（《孟子·许行》）

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

例一、例二都是“本来”、“当然”的意思。如果把“人固有一死”理解焉“人固然有一死”，就错了。

“固”可以和语气词“也”直接结合成“固也”，成焉一种凝固形式，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常见，意思大致相当于“本来如此”或“当然如此”，常用在对话时的应答。例如：

（赵高曰：）“臣欲谏，马位贱，此真君侯之事。君何不谏？”李斯曰
“固也！吾欲言之久矣！”（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）

赵高慝李斯向秦二世进谏，本是假话，李斯信以马真，回答“固也”，就是“当然如此”的意思。

“盖”字是表示语气的情态副词，常放在句首表示提示和推测性论断的语气，起引出下文的作用。例如：

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（《论语·季氏将伐颛臾》）

盖天下万物之萌生，靡不有死。（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）

例一的“盖”提示出“均无贫、和无寡、安无倾”这样一种社会理想，也是作出这样一种推测性的论断。例二“盖”提示“天下万物之萌生”这件事，引出“靡不有死”这一结论，同时也是对这种现象作出推论性的论断。

“盖”有时只表示不肯定的论断语气，不一定放在句首，有“大概”的意思。例如：

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

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（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）

“盖”除了表示语气的作用，在句中同时还有连接作用；上文《季氏将伐颛臾》一例，就还有连接前面的“君子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”的作用。再如：

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）

然侍衡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（诸葛亮《出师表》）

两例的“盖”字都是连接前后文句的，这是连接作用；同时“盖”字后面的句子又是表示前面的句子的原因的，它仍然起着推测性论断语气的作用。副词有连接作用，这是古今一致的。

五、否定副词

古代汉语常用的否定副词有“不”、“弗”、“毋”、“勿”、“未”、“非”、“否”。这几个否定副词意义都比较单纯，但用法则比较复杂，下面作一些简单的介绍。

“不”和“弗”都是表示一般的否定。古代“不”的用法基本和现代相同：既可以否定动词，又可以否定形容词；既可以否定及物动词，又可以否定不及物动词。例如：

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。（《左传·齐桓公伐楚》）

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（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）

缘木求鱼, 虽不得鱼, 无后灾。(《孟子·齐桓晋文之事》)

锲而舍之, 朽木不折; 锲而不舍, 金石可缕。(《荀子·劝学》)

例一“不”否定不及物动词“复”(回来), 例二“不”否定形容词“厚”, 例三“不”否定及物动词, 但例四“不折”是否定不及物动词, “不舍”是否定及物动词(宾语省略, 可与前句“锲而舍之”对比)。

在秦汉以前, “弗”字的使用范围非常狭窄, 一般说来, “弗”字后面的动词只能是及物动词, 但动词后面却不带宾语。例如:

大司马固谏曰: “天之弃商久矣, 君将兴之, 弗可赦也已。”弗听。
(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)

若夫穷辱之事, 死亡之患, 臣弗敢畏也。(《战国策·范雎说秦王》)
功成而弗居。(《老子》)

不知乱之所自起, 则弗能治。(《墨子·兼爱上》)

上述各例“弗”后面的及物动词按说都可以补出一个宾语“之”, 但由于前面用了“弗”, 后面的宾语“之”就不再出现。

“弗”字后面动词带宾语的例子, 在先秦少见。例如:

虽舆之俱学, 弗若之矣。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

汉代以后, “弗”字的使用范围逐渐放宽, 偶尔也能否定形容词, 但仍不多见。例如:

今吕氏王, 大臣弗平。(《史记·吕后本纪》)

由于用“弗”的地方都能用“不”, 在读古书的时候, 把“弗”理解焉“不”, 是不会有什麼错误的。

“毋”和“勿”意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不要”或“别”, 经常用于祈使句, 表示禁止或劝阻。“毋”字在古书中还常常写成“无”。这两个字的情况很像“不”和“弗”, “毋(无)”的语法作用和“不”相当, “勿”的语法作用则和“弗”相当。“毋”的例子如:

大毋侵小。(《左传·襄公十九年》)

王如知此, 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

毋妄言, 族矣!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

苟富贵, 无相忘。(《史记·陈涉起义》)

“勿”的例子如：

莒人囚楚公子平。楚人曰：“勿杀，吾归而俘。”莒人杀之。（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）

急擊勿失。（《史记·鸿门宴》）

“勿”后的动词按说都可以补出宾语“之”，由于前面用“勿”，宾语“之”就没有出现。

但是，“勿”后动词不带宾语的规则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不是很严格的了。例如：

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约绝之后，虽勿与地，可。（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）

到汉魏以后，“勿”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，“毋”和“勿”的这种分别逐渐消失，“勿”渐渐代替了“毋”。

“毋”（无）、“勿”有时并不完全表示禁止，而是带有劝勉或约束的意思。例如：

王请勿疑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子无敢食我也。（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）

上例有劝勉的意思，下例有约束的意思，都不是一般的禁止。

除祈使句外，“毋”（无）、“勿”有时也用在陈述句中，这时意思就和“不”差不多，不再表示禁止了。例如：

欲无获民，将焉避之。（《左传·晏婴论季世》）

文公非不欲得原也，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。（《吕氏春秋·焉欲》）

汉代以后，“毋”、“勿”的这种用法逐渐被“不”所代替，一般就只用在祈使句中。

“未”字表示事情还没有实现，等于现代汉语动词前的“没有”。例如：

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。（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）

虽少，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。（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）

读其书未毕，齐军万弩俱发。（《史记·孙臆》）

“未尝”是一个凝固的形式，表示“不曾”或“没有过”。例如：

臣未管聞也。（《戰國策·魏策四》）

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，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；吾在天地之間，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（《莊子·秋水》）

“未”和“未嘗”的區別是很清楚的：“未聞”是“沒有聽說”，只指現在的情況，表示還沒有實現，包含有將來實現的可能性；“未嘗聞”則是“沒有聽說過”，只是簡單地否定過去。

有時候，“未”字並不表示事情還沒有實現，而只是一種委婉的否定。在這種情況下，“未”和“不”的意義就比較接近了。例如：

君未知戰。（《左傳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）

見兔而顧犬，未焉晚也；亡羊而補牢，未焉遲也。（《戰國策·楚策四》）

“非”字是一個用法特殊的否定副詞（在上古也可以寫成“匪”），它所否定的不只是后面的動詞，而是后面整個謂語。例如：

夫仁義辯智，非所以持國也。（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）

此庸夫之怒也，非士之怒也。（《戰國策·魏策四》）

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。（《左傳·僖公十五年》）

吾非至于子之門，則殆矣。（《莊子·秋水》）

假興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。
（《荀子·勸學》）

前兩例是否定判斷句裏謂語和主語的關係。後三例是否定敘述句中的謂語，表示對某一事實的否認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往往具有撇開的作用。在下面的例子裏，則由撇開進一步引申有假設的意思，等於說“若非”或“若无”：

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不食，非醴泉不飲。（《莊子·秋水》）

蟹六跪而二螯，非蛇蟻之穴無可寄托者，用心躁也。（《荀子·勸學》）

古代漢語的“非”字雖然一般都可以÷成現代漢語的“不是”，但它並不是和判斷詞“是”相對的表示否定的判斷詞，而是一個簡單的否定副詞，它所否定的是整個謂語。

“否”字也是一个用法特殊的否定副词,它和表肯定的应答之辞“然”对立,经常用于单词句,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单词句“不”或词组“不是的”,有时还用于假设的否定。例如:

孟子曰:“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?”曰:“然。”“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?”曰:“否。许子衣褐。”(《孟子·许行》)

愿君留意臣之计,否,必焉二子所禽矣!(《史记·韩信破赵之战》)

“否”字还经常用在肯定否定迭用的句子裏,表示否定的一面。例如:

吾得见与否,在此葢也。(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)

“得见”表示肯定,“否”表示否定,即“不得见”。现代汉语书面语言常用的“是否”、“能否”、“可否”等,其中“否”字正是这种用法。

除以上否定副词之外,古代汉语又常用“微”字表示否定。例如:

微独赵,诸侯有在者乎?(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)

微禹,吾其鱼乎!(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)

是日,微樊噲拜入管谯让项羽,沛公事几殆!(《史记·樊鄴滕灌列传》)

微斯人,吾谁与归?(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)

例一的“微”作用和“不”相同,但一般只用在“微独”这种凝固结构中,相当于“不但”、“非但”。后三例的“微”和“非”的意思相近,但只用于事后的假设,大致相当于“如果不是”。

六、表敬副词

表敬副词主要是用来表示对人尊敬。这类副词原来一般都有比较具体的意义,用作表敬副词后,主要是向人表示尊敬,原来的具体意义就变得很不明显甚至消失。试比较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的两个例子:

寡人窃闻赵王好音,请奏瑟。

城不入，臣请完璧归赵。

上句“请奏瑟”，是请赵王奏瑟，“请”是“请求”的意思。下句“请完璧归赵”的“请”则没有对任何人表示请求，只是起了向对话人表示敬意的作用。上句的“请”是一般动词，下句的“请”就是表敬副词。

表敬副词可以分马尊人和自谦两类。尊人的表敬副词除上述“请”字外，常用的还有“幸”、“谨”、“敬”、“惠”、“辱”等。下面各举一例：

秦王跽曰：“先生不幸教寡人乎？”（《战国策·范雎说秦王》）

诚若先生之言，谨奉社稷而以从。（《史记·平原君列传》）

太后曰：“敬诺。年几何矣？”（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）

君惠吊亡臣，又重有命。（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）

子，一国太子，辱在此。（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）

自谦的表敬副词常用的有“窃”、“忝”、“猥”等，也各举一例：

臣闻吏议逐客，窃以马过矣。（李斯《谏逐客书》）

太守忝荷重任，当选士报国。（《后汉书·史弼传》）

猥以微贱，当侍东宫。（李密《陈情表》）

古代汉语的表敬副词比较多，有的和封建等级制度有密切关系，例如臣子对皇帝上书就常用“伏”字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敬意。例如：

臣伏计之，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。（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）

古代表敬副词到了现代，除“请”还出现于口语，“谨”和“敬”还出现于书面语言中之外，其余都早已不用，在现代汉语裏就没有必要再专门分出一类表敬副词了。

（十）代 词

古代汉语代词主要分焉以下三类：人称代词、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两类比较特殊的代词：一是无定代词“或”和

“莫”；一是辅助性代词“者”和“所”。

一、人称代词

第一人称代词有“吾、我、予(余)”等。例如：

他日我曰：“子焉郑国，我马吾家，以庇焉，其可也。”（《左传·子产论尹何马邑》）

夫上党之国，我攻而胜之，吾不能居其地，不能乘其车。（《战国策·句践灭吴》）

居，予语汝！（《庄子·达生》）

曰：“余病矣。”（《左传·宰之战》）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魏管以前，“吾”字很少放在动词和介词后面作宾语用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“今者吾丧我”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不能换成“今者吾丧吾”或“今者我丧吾”）。但是在否定句裏，宾语放在动词的前面，就又可以“吾”字了。例如：

居则曰：“不吾知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》）

到魏管以后，“吾”字才可以放在动词和介词后面。例如：

今人归吾，吾何忍弃去？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）

与吾居十二年者，今其室十无四五焉。（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）

第一人称还有“朕”字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规定只有皇帝自称才能用“朕”，历代封建帝王都沿袭这种用法。但在秦以前，一般人自称也可以用“朕”。例如：

皋陶曰：朕言惠。（《尚书·皋陶说》）

朕皇考曰伯庸。（屈原《离骚》）

皋陶（舜的大臣）和屈原都不是帝王，都可以自称焉“朕”，这种用法只在《书经》、《离骚》等少数先秦作品中出现。

第二人称有“女(汝)、尔、若、而、乃”等，可以分焉两类。一类是“女(汝)、尔、若”，可以用作主语、宾语和定语。例如：

五侯九伯，女实征之，以夹辅周室。（《左传·齐桓公伐楚》）

吾将残汝社稷，灭汝宗庙。（《国语·句践灭吴》）

我无尔诈,尔无我虞。(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)

若焉庸耕,何富贵也。(《史记·陈涉起义》)

吾语若。(《庄子·人间世》)

另一类是“而、乃”,一般只用作定语。例如:

吾乃与而君言,汝何焉者哉?(《史记·平原君列传》)

必欲烹乃翁,幸分我一杯羹。(《汉书·项籍传》)

“而、乃”偶尔可以用作主语,但绝对不能用作宾语。

严格说来,先秦是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的,本来是指示代词的“其”、“之”可以起第三人称代词的作用。在阅读时,不妨把某些“其”、“之”当作第三人称代词来理解。“其”只用作定语,“之”只用作宾语。例如:

公室将卑,其宗族枝叶先落,则公从之。(《左传·晏婴论季世》)

下视其辙,登献而望之。(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)

例一“其”指公室,用作定语,可以译作“它的”;“之”指宗族,用作宾语,可以译作“他们”。例二的情况相同。“其”的作用相当于名词后面加“之”。例如:

北冥有鱼,其名焉鲲。(《庄子·逍遥游》)

“其名焉鲲”就是“鱼之名焉鲲”的意思,有了代词“其”,用现代汉语来表达,就是“它的名字是鲲”了。下面的例子名词加“之”和后面的“其”在意义上相等,正可以对比。

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。(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)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,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(《庄子·逍遥游》)

这些地方的“之”字,不必译成现代汉语的“的”。同样,这些地方的“其”,也不必译成“他的”,只须译成“他”就行了。但是,从语法结构上看,这些地方的“其”必须认作是定语,不能认作是主语,正如“之”前面的名词只能是定语而不是主语一样。“其入”即“师之入”,“其负大舟”即“水之负大舟”,“其”与后面的谓词性成分组成名词性词组,成为全句的宾语和主语,“其”是“入”或“负大舟”的定

语,而不是主语。上举例一谭成现代汉语应该是“我看见军队出去而看不见它回来”,“军队”和“它”就成了“出去”和“回来”的主语。这是古今语法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魏音以后,才偶尔出现“其”字用作主语的例子,但始终没有被普遍使用。“彼”字虽然有时能用作主语,但它的指示代词的性质比“之”“其”更明确(详见下文“指示代词”)。“他”字在上古的意义是“其他”、“别的”(如《诗经·小雅·鹤鸣》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)。从唐代开始,“他”才发展成第三人称代词,但也只出现在接近口语的诗词和其他作品中,一般古文很少使用。

现代汉语用第三人称作主语的地方,古代有两种表达方法:一种是重复前面出现的名词,如《左传·襄公十五年》:“宋人或得玉,献诸子罕,子罕弗受。”另一种是省略主语,如《论语·子路从而后》“使子路反见之。[子路]至,则[丈人]行矣。”(方括号内是省略的主语。)这两种表达方法都是很常见的。

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复数加“们”字,如“我们”、“你们”、“他们”。古代人称代词没有单复数的分别,人称代词代表单数还是复数,要根据上下文才能决定。下面各例中的人称代词都表示复数:

齐师伐我。(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)

吾与汝毕力平险。(《列子·汤问》)

若皆罢去归矣!(《史记·西门豹治邻》)

第一、第二人称代词后面可以加“傍”、“属”、“曹”等字,表示不只一个人。例如:

吾傍何知焉?(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)

若属皆且焉所虏。(《史记·鸿门宴》)

欲使汝曹不忘之耳。(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)

吾何以传女曹哉?(汪琬《传是楼记》)

“僧”、“属”、“曹”意义比较具体,“吾僻”、“若属”、“汝曹”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我们这班人”、“你们这些人”等,和“我们”、“你们”

不但结构不同，意思也有差异。

古人还常用谦称代替第一人称代词，尊称代替第二人称代词。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，不是代词，所以它不受代词规律的制约（在否定句中不放在动词前面）；但是，从意思上说，它们却代表了“我”和“你”。谦称的例子如：

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。（《左传·齐桓公伐楚》）
是臣之大荣也，臣又何耻乎？（《战国策·范雎说秦王》）
妾父马吏，齐中皆称其廉平。（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）
仆非敢如此也。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
愚谓大计不如迎之。（《三国志·吴书·周瑜传》）

尊称的例子如：

子将若何？（《左传·晏婴论季世》）
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公也！（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）
先生奈何而言若此！（《战国策·范雎说秦王》）
足下事皆成。（《史记·陈涉起义》）
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？（《战国策·魏策四》）

此外，自称其名也是一种谦称，称人之字也是一种尊称。自称其名的例子如：

文（孟尝君名）倦于事，愤于忧，而性博愚，沉于国家之事，开罪于先生。（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）
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叱之。（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）

称人之字的例子如：

今少卿抱不测之罪。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
东野之役于江南也，有若不释然者。（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）

总的来看，古代汉语人称代词比现代用得少些，这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古代汉语省略主语的地方较多，而且没有用作主语的第三人称代词；二是谦称和尊称较多，代替了人称代词。

二、指示代词

现代汉语指示代词有“这”、“那”。“这”是近指，“那”是远指。

古代漢語指示代詞有“此、是、斯、茲、彼”等。就一般說，“此”、“是”、“斯”、“茲”是近指，“彼”是遠指。例如：

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（《左傳·齊桓公伐楚》）

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于南冥。（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）

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（《論語·子罕》）

挹彼注茲。（《詩經·大雅·河酌》）

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）

“此”、“是”、“彼”可以指人，略等於說“這人”、“那人”。例如：

此誰也？（《戰國策·齊策四》）

是良史也。（《左傳·昭公十二年》）

或問子產。子曰：“惠人也。”問子西。曰：“彼哉！彼哉！”（《論語·惠問》）

最後一例“彼哉！彼哉”等於說“那人哪！那人哪（不予評論的意思）！”“彼”字有時帶有人稱代詞的性質，可以譚作“他”或“他們”等。例如：

彼，丈夫也；我，丈夫也。吾何畏彼哉！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

彼且奚適也？（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）

但是，“彼”字始終沒有完全喪失它的指示性。由於它表示遠指，所以指人時常常帶有輕視的意味，如“彼哉，彼哉”。它到底不是正式的人稱代詞，所以古代漢語裏一般很少用它來表示“他”或“他們”。

“之”、“其”本是指示代詞，都不用作主語。“之”表示泛指，用作定語或賓語。例如：

之子于歸，遠送于野。（《詩經·抑風·燕燕》）

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（《左傳·鄭伯克段于鄆》）

“其”表示特指，即用來指示一定的人或物，大致和現代漢語“那個”、“那種”相當，用作定語。例如：

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，其人曰：“死乎？”（《左傳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）

至其時，西門豹往會之河上。（《史記·西門豹治邺》）

“夫(fú)”字也是一個指示代詞，表示遠指，但是指示性較輕，

在译成现代汉语时往往不必罩出。例如：

食夫稻，衣夫锦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则夫二人者，鲁国社稷之臣也。（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）

使夫往而学焉，夫亦愈知治矣。（《左传·子产论尹何马邑》）

“夫”字有时还放在结构比较复杂的宾语之前，仍是指示代词。

例如：

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。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

乃歌夫“长缺归来”者也。（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）

指示代词还有“若”、“然”、“尔”。“若”常用于定语，“然”、“尔”

常用作谓语，略等于现代汉语的“如此”、“这样”或“那样”。例如：

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闻若言，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。（《战国策·齐策六》）

河东凶亦然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木茎非能长也，所立者然也。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

相去万余里，故人心尚尔。（《古诗十九首》）

汝我家出，亦敢尔邪？（《后汉书·邓禹传》）

“焉”是一个特殊的指示代词，它既是指示代词，又同时具有语气词的性质。它不仅用来指代某一范围或方面，还经常用于叙述句的句尾表示停顿，后面一般不加别的语气词。“焉”字所指代的范围或方面，常与人物或处所有关。例如：

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陈相见许行而大悦，尽弃其学而学焉。（《孟子·许行》）

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。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

自此，冀之南，汉之阴，无随断焉。（《列子·汤问》）

这种“焉”字相当于“于是”。“必有我师焉”相当于“必有我师于是（“是”指“三人”）”；“风雨兴焉”相当于“风雨兴于是（“是”指“山”）”。“焉”字一般只用在不及物动词之后，这点和“之”正相反。“之”的主要作用就是放在及物动词之后作宾语。古代汉语里只有“知之”、“杀之”，没有“知焉”、“杀焉”。同一动词，加“之”和加

“焉”，意义也不同。试比较下面两例：

君何惧焉。（《左传·襄公十八年》）

奈何以死惧之。（《老子》）

上例“惧”是不及物动词，“焉”相当于“于是”；下例“惧”是使动用法，“之”作宾语，意思是“使之惧”。

“焉”字由于经常放在句尾，逐渐具有了语气词的性质。在有的句子里，甚至完全失去了指代作用，成焉纯粹的语气词，带有指点引人注意的语气。例如：

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（《孟子·齐桓晋文之事》）

南方有鸟焉，名曰蒙鸠。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

君以马易，其难也将至矣；君以焉难，其易也将至焉。（《国语·晋语四》）

最后一例很有启发性。这是平行的句法，上句用“矣”，下句用“焉”，“焉”字显然不再具备指代的性质。这种单纯的语气词“焉”字和兼有语气词性质的代词“焉”字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楚的。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时，需要注意，不要轻易把“焉”字看成单纯语气词。

“诸”字是代词“之”和“于”（或“乎”）的合音。“之于”（或“之乎”）合音为“诸”，在古代汉语裏很常见。“诸”等于“之于”的例子如：

禹疏九河，瀹济漯，而注诸海。（《孟子·许行》）

宋人或得玉，献诸子罕。（《左传·襄公十五年》）

“诸”等于“之乎”的例子如：

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有诸？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

人孰敢不听而化诸？（《庄子·应帝王》）

上句是一般疑问句，下句是反问句。“诸”字用于句尾等于“之乎”时，一般只出现于这两种句子中。

三、疑问代词

古代汉语疑问代词大致可以分为焉指人、指事物和指处所三类。

三类之间是有交叉的。

指人的疑问代词有“谁”、“孰”。“谁”的用法和现代汉语完全相同，不必举例。“孰”主要用于选择问句，但不能出现于宾语位置。例如：

父与夫孰亲？（《左传·桓公十五年》）

吾子与子路孰贤？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

“孰”也可以指事物，仍是表示选择。例如：

脩炙与羊枣孰美？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

天下之害孰为大？（《墨子·兼爱下》）

两者孰足焉也？（《荀子·强国》）

“孰”用来指人时，也有不表示选择的，这就和“谁”用法相同了。例如：

孰可以代之？（《左传·襄公三年》）

孰局夫子？（《论语·子路从而后》）

但是“吾谁欺”不能说成“吾孰欺”，这是因为“谁”字处于宾语位置，而“孰”字不能用作宾语。

古书中常常见到“孰与”两字连用，“孰与”是一种凝固形式，同“何如”的意思相近，用来比较人物的高下或事情的得失。例如：

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？（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）

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？（《荀子·天论》）

指事物的疑问代词主要有“何、胡、曷、奚”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什么”。其中“何”最常见，例如：

星队，木鸣，国人皆恐。曰：是何也？曰：无何也。（《荀子·天论》）

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（《左传·齐桓公伐楚》）

例一“是何也”，“何”用作谓语，“无何”的“何”用作宾语，例二“何”用作定语。“何”还可以用作状语，表示“为什么”、“怎么”的意思。例如：

夫子何哂由也？（《论语·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》）

先生坐，何至于此？（《战国策·魏策四》）

弟子何久也?(《史记·西门豹治邻》)

“胡”、“曷”、“奚”的使用范围比“何”狭窄,一般常用作状语,表示“焉什麼”、“怎麼”。例如:

胡不见我于王?(《墨子·公输》)

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?(《荀子·劝学》)

子奚哭之悲也?(《韩非子·和氏》)

“奚”用于宾语,表示事物或处所。例如:

“许子冠乎?”曰:“冠。”曰:“奚冠?”曰:“冠素。”(《孟子·许行》)

彼且奚适也?(《庄子·逍遥避》)

“胡”、“曷”用于宾语,主要见于“胡马”、“曷马”,和“焉”连起来,仍是表示“马什麼”。例如:

胡焉至今不朝也?(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)

曷焉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?(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)

指处所的疑问代词主要有“安、恶、焉”,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哪裏”,一般常用于状语,表示反问。例如:

臣死且不避,卮酒安足辞?(《史记·鸿门宴》)

视弟子与臣若其身,恶施不慈!(《墨子·兼爱上》)

且焉置土石?(《列子·汤问》)

用于宾语的情况比较少一些。例如:

泰山其颓,则吾将安仰?(《礼记·檀弓上》)

彼且恶乎待哉?(《庄子·逍遥游》)

天下之父归之,其子焉往?(《孟子·离叟上》)

四、“或”和“莫”

“或”和“莫”是古代汉语特有的无定代词。现代汉语没有这一类代词,所以值得特别注意。

“或”字是肯定性无定代词,一般指人,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有人”、“有的人”或“某人”,只用作主语。例如:

或劳心,或劳力。(《孟子·许行》)

今或闻无罪，二世杀之。（《史记·陈涉起义》）

有时候“或”字前面出现先行词，“或”字指代其中的某些人或某一个人。例如：

宋人或得玉。（《左传·襄公十五年》）

曹人或梦衆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。（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）

“或”字还常常前后呼应，表示列举不同的情况。这时“或”仍然是无定代词，它既可以指人（譚焉“有人”），又可以指物（譚焉“有的”）。例如：

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夫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楚，或相什伯，或相千万。（《孟子·许行》）

这种用法的“或”字不是表示选择的连词，不能理解成“或者”，这是应当特别注意的。

“莫”字是否定性无定代词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没有谁”或“没有什么东西（事情）”。“莫”字所否定的可以有范围，也可以没有范围，或不指出范围。例如：

篡臣莫对。（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）

杀臣，宋莫能守，乃可攻也。（《墨子·公输》）

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。（《庄子·秋水》）

虎负隅，莫之敢攫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

吾循之坚，物莫能陷也。（《韩非子·历山之农者侵畔》）

前三例是一定范围的否定。“篡臣”、“宋”、“天下之水”是“莫”所否定的范围。后两例没有指出范围，是最广泛的否定。

“莫”字在先秦作品中，大致都可以解释焉无定代词。汉以后，“莫”字逐渐产生了新的用法，成焉否定副词，常用于祈使句表示禁止，相当于“勿（不要）”。例如：

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：“莫如商鞅反者。”（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）

有时也用于陈述句中，相当于“不”。例如：

诸将皆莫信。（《史记·韩信破赵之战》）

五、“者”和“所”

“者”和“所”是两个起辅助作用的代词。它们都称代一定的人或事物，但是却不能独立作句子成分用，必须放在其他词和词组的后面或前面，构成“者”字结构和“所”字结构，使整个结构成焉句子的一个成分。有的语法著作称它们焉“助词”。

“者”字作马辅助性代词，有两种作用。一是放在动词和形容词(或动词性和形容词性词组)之后构成“者”字结构，使整个结构具有名词性。它的作用很像现代汉语的“的”。例如：

庸者笑而应曰。(《史记·陈涉起义》)

大者王，小者侯。(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)

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。(《史记·鸿门宴》)

王莽征天下能焉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。(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上》)

夫物不產于秦，可宝者多?(李斯《谏逐客书》)

以上各例加着重号的都是“者”字结构，其中“者”字都可斟酌情况谭高现代汉语的“的”、“的人”、“的东西”等。这种用法一直保留到现在，例如“劳动者”，只是“者”的辅助性更加突出，有时已接近词尾性质了，例如“作者”。

“者”的另一种用法是放在数词或时间词之后表示一定的范围或种类。放在数词之后的如：

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?(《论语·颜渊》)

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)

放在时间词之后的如：

古者丈夫不耕，草木之实足食也。(《韩非子·五蠹》)

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。(《史记·韩信破赵之战》)

数词之后的“者”可以谭焉“样”、“种”、“类”、“方面”等，“二者”、“三者”在现代书面语言中还常常运用。时间词之后的“者”则无法谭出，现代也再没有这种用法了。

“者”还可以用来复指主语,引出谓语(如《史记·陈涉起义》“陈胜者,阳城人也”),这在《古代汉语的词序》和《古代汉语的判断句》两节都曾经谈到,这里不再重复。

“所”字作焉辅助性代词,所代的是某种动作的对象。它位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之前,和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结合成“所”字结构,使整个结构具有名词性。例如:

衣食所安,弗敢专也。(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)

民无所依。(《左传·晏婴论季世》)

君子于其所不知,盖阙如也。(《论语·子路》)

财物无所取,妇女无所幸。(《史记·鸿门宴》)

“所安”是指“安身的东西”,“所依”是指“依靠的人”,“所不知”是指“不知道的事情”,“所取”是指“取的财物”,“所幸”是指“宠幸的妇女”。

就一般说,“所”字后面必须是及物动词。如果是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,它们也都变得具有及物动词的性质,如上举例一“所安”的“安”是形容词,这裏有“所”作宾语,因而带有及物动词的性质。

我们要注意和及物动词结合以后“所”和“者”的分别。“所食”指代“食”的对象,即“吃的〔东西〕”;“食者”指代行焉的主动者,即“吃东西的人”。试比较下列两例:

始臣之解牛之时,所见无非牛者。(《庄子·养生主》)

见者惊犹鬼神。(《庄子·达生》)

上句“所见”指“看见的〔东西〕”,下句“见者”则指“看见东西的人”。

古代汉语还常出现“所……者”的格式,它的作用和“所……”相同,仍是指代行焉的对象。“所食者”等于“所食”,指“吃的〔东西〕”,而不等于“食者”。例如:

所爱者,挠法活之;所憎者,曲法诛灭之。(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)

孟尝君曰:“视吾家所寡有者。”(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)

“所爱者”、“所憎者”指“被爱的人”、“被憎的人”，“所寡有者”指“寡有的东西”，而不是“寡有的人”。

“所”字结构(包括“所……者”)的前面还可以用行焉主动者作定语来修饰它，一般在定语之后要用“之”字。“所食”可以扩展成焉“民之所食”，“民”是“食”的行焉主动者，同时又是“所食”的定语。例如：

商之所长也。(《庄子·列御寇》)

是又禹桀之所同也。(《荀子·天论》)

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。(《战国策·赵策三》)

最后一例“其”字代替名词加“之”(见前“人称代词”一节),因此在定语之后没有出现“之”字。行焉主动者修饰“所……者”的例子如：

臣之所好者道也。(《庄子·养生主》)

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(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)

“所”字结构虽然指代行焉的对象，但是不能具体表示是什麼人或什麼事物。因此，还可以在“所”字之后再加上名词,举出人或事物的名称，“所”字结构放在前面作定语修饰它。“所食”可以扩展成“所食之粟”，“民之所食”可以说成“民所食之粟”。例如：

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筑与？抑亦盗跖之所筑与？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

光不敢以图国事，所善荆卿可使也。(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)

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。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

例一“仲子所居”是“室”的定语,两者所指相同;例二“所善”是“荆卿”的定语,“所善”就是指“荆卿”;例三实际是“籍之所杀之汉军”，只是两个“之”字都没有出现,修饰关系就不那麼明显。

“所”字结构的作用比较复杂,以上举出的只是常见用法,概括起来就是这四种:第一,“所食”;第二,“所食者”;第三,“民之所食”

(或“民之所食者”);第四,“所食之粟”(或“民所食之粟”)。

前面已经提到,“所”字以后必须是及物动词,但这及物动词又不能带宾语,因焉“所”字已经起了宾语的作用了。如果“所”是“所由”、“所以”一类的意思,不再作焉代词替代动作的对象,它后面的动词自然就不一定必须是及物动词;如果是及物动词,也可以另带宾语。例如:

夙兴夜寐,无忝尔所生。(《诗经·小雅·小宛》)

所爱其母者,非爱其形也。(《庄子·德充符》)

“尔所生”的意思是“尔所由生”,指“生尔者”,即父母;“所爱其母”的意思是“所以爱其母”,指“爱母”的原因。

此外,在“所谓”这类凝固格式的后面,也可以另带宾语。例如:

所谓故国者,非谓有乔木之谓也。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

“此所谓战胜于朝廷。”(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)

“所以”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凝固格式。在这里,“所”字后面跟着的不是动词,而是介词“以”。古代汉语里的“所以”主要有两种意义。第一种意义比较具体,大致和现代汉语的“用来……的方法”,“凭它来……的”等相当,帮助“怎样”。例如:

吾知所以距子矣。(《墨子·公输》)

彼兵者,所以禁暴除害也,非争夺也。(《荀子·议兵》)

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(韩愈《师说》)

例一“所以距子”的意思是“用来抵抗你的方法”;例二“所以禁暴除害”的意思是“用来禁暴除害的工具”;例三“所以传道受业解惑”的意思是“凭它来传道受业解惑”。

“所以”的第二种意义比较抽象,用来表示原因,大致和现代汉语的“导致……的原因”相当,帮助“为什么”。例如:

吾所以为此者,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讐也。(《史记·廉颇兰相如列传》)

君不此问而问舜冠，所以不对也。（《荀子·哀公》）

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，而人主兼礼之，此所以乱也。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

例一是先说结果，后说原因，“吾所以焉此”的意思是“导致我这样做的原因”，“所以”之前还可以加上“之”字，如果说成“吾之所以高此者”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后两例是先说原因，后说结果。例二“所以不对也”的意思是“〔这〕就是导致〔我〕不对答的原因”；例三“此所以乱也”的意思是“这就是导致乱的原因”。

用“所以”来表示原因，现代汉语还一直沿用，但一般只限于先说结果，后说原因，而且一般只用“之所以”来表示，例如“精卫之所以衔西山之木石去填东海，是由于它有坚强不屈的鬬争精神”。

除沿用古代汉语的这种用法外，现代汉语的“所以”已经发展成焉一个连词，而不再是代词加介词。这点必须特别注意。古代汉语的“所以”是不能解释成现代汉语的“因此”的。下面的例子就很容易弄错：

故君子居必择乡，避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

最后一个分句的意思是“〔这是〕用来防邪僻而近中正的方法”，如果把“所以”理解成现代汉语的“因此”，就错了。即使像前面所举的“君不此问而问舜冠，所以不对也”，其中的“所以”也不能理解焉“因此”，而应理解焉“导致我不对答的原因”。如果补出一个“我”字，也只能说“我所以不对也”，不能像现代汉语那样说成“所以我不对答”。这是古今语法不同的一个方面。

“所”字后面加介词，除“所以”外，还有“所从”、“所由”、“所与”“所局”等，用法都远没有“所以”复杂。下面各举一例：

是吾剑之所从坠。（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）

是乱之所由作也。（《荀子·正论》）

其妻问其所与饮食者，则尽富贵也。（《孟子·离叟下》）

所马见将军者，欲以助赵也。（《战国策·赵策三》）

最后，古代汉语被动句式也常常用“所”字，如“马人所笑”。这种“所”字已经虚化，失去了代词的性质，在上文“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”一节中已经讲过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
（十一）介词、连词

介词和连词在句子中都是起联结作用的，但是它们所起的联结作用不同，因此分别称焉介词和连词。

一、介词

介词经常用在名词、代词或名词性词组的前面，组成介词结构，作动词或形容词的状语或补语，以表示时间、处所、目的、原因、方式、对象等等。古代汉语常用的介词有“于（于、乎）、以、焉、由、自、从、向、在、用、被”等，这些介词的常见用法大部分都保存在现代汉语里，掌握起来并不困难。下面举出用法比较复杂的“于（于、乎）”、“以”、“焉”为例做一些简单的介绍。

1. 于（于、乎）

“于”和“于”在上古并不同音，但作焉介词，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书写形式。甲骨文中只用“于”不用“于”，先秦一些古籍如《左传》、《荀子》等“于”、“于”并用，战国以后的古书则多写作“于”。汉字简化后，“于”又简化焉“于”。“乎”字的上古音与“于”相近，除经常作焉语气词外，还常作介词用，用法基本上和“于”一致。

“于”的用法主要有四种。

第一种用法是表示处所和时间。例如：

宋公及楚人战于泓。（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）

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上。（《国语·句践灭吴》）

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横中。（《论语·季氏将伐颛臾》）
 顔成子游立侍乎前。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

以上表示处所。

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。（《尚书·无逸》）
 是干戚用于古，不用于今也。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
 有志乎古者希矣。（韩愈《答李翊书》）

以上表示时间。

这种表示处所和时间的“于”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介词“在”、“到”、“从”等，除“乎”字外，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还一直沿用，如“写于北京”、“成立于一九四九年”。但在古代汉语里，表示处所的“于”字有时可以不出现，让处所名词直接用在谓语动词或动宾词组之后作补语，这是现代汉语书面语言很少用的。例如：

吾闻秦军围赵王距鹿。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
 令女居其上，浮之河中。（《史记·西门豹治邺》）

第二种用法是介绍涉及的对象。例如：

先民有言：“询于刍蕘。”言博问也。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
 颖考叔焉颖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（《左传·郑伯克段于鄢》）
 利泽施乎万物。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

这种用来介绍对象的“于”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向”、“给”、“对(对于)”等。这种用法除“乎”字外也常见于现代汉语书面语言里，如“献身于革命事业”、“有利于各国人民”。

第三种用法是表示比较。例如：

青，取之于蓝而青于蓝；冰，水焉之而寒于水。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
 老臣窃以焉媼之爱燕后，贤于长安君。（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）
 其闻道也，固先乎吾。（韩愈《师说》）

这种表示比较的用法在古书中一般只用“于”和“乎”，很少用“于”。由于表示比较，一般只放在形容词谓语的后面。它的意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比”，但在句中的位置不一样，“比”和它的宾语要放在形容词谓语的后面作状语，“寒于水”如果改成现代汉语就是“比水

寒”。“于”的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中有时也使用，例如：“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。”

第四种用法是用在表被动的句中。这在《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》一节中已经介绍过，这里不再重复，只补充一个用“乎”引进行焉主动者的例句：

刑赏已诺，信乎天下矣。（《荀子·王霸》）

“信乎天下”就是“信于天下”，即“被天下信”。在古书中用“乎”表示被动是比较少见的。

2. 以

介词“以”的用法比较复杂，最常见的有以下四种：

第一种用法是表示动作行焉以某物焉工具或凭借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用”或“拿”。“以”的宾语所表示的事物，可以是具体的，也可以是比较抽象的。例如：

蛇出于其下，以肱撃之。（《左传·牵之战》）

以羽马巢，而编之以髮。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

儒以文乱法，使以武犯禁。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

第二种用法是表示凭着某种资格、身份或地位。例如：

至其时，西门豹往会之河上，……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。（《史记·西门豹治邺》）

鸯以郎应募使月氏。（《汉书·张骞传》）

有时是表示率领或依照的意思。例如：

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

余船以次俱进。（《资治通鉴·漠纪五十七》）

第三种用法是表示原因，相当于“因”、“因焉”、“由于”。例如：

夫韩魏灭亡，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，徒以有先生也。（《战国策·魏策四》）

扶苏以数谏故，上使外将兵。（《史记·陈涉起义》）

所谓华山洞者，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。（王安石《避褒禅山记》）

第四种用法是表示时间，相当于“于”、“在”。例如：

文(指田文，即孟尝君)以五月五日生。(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)

(韩说(yuè))以太初三年焉游擊将军。(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)

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。(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)

以上四种用法关系非常密切，实际上后三种用法都是从第一种用法表示“凭借”的意义引申出来的。因此，各用法之间的界限有时就不很明显，例如“以捕蛇独存”(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)，可以理解焉第一种用法“依靠着捕蛇独自生存下来”，也可以理解焉第三种用法“由于捕蛇独自生存下来”，但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。现代汉语里“以”字的用法也相当复杂，表示“凭借”的意义仍很常用，但像表示时间的用法就不存在了。

“以”字的用法还有两点值得注意。一是它在句中的位置。“以”可以用在谓语动词之前，也可以用在谓语动词之后，上边举的《荀子·劝学》“以羽焉巢，而编之以髮”一例，两个“以”字的位置就不同。但在表示时间时，就只能放在谓语动词之前。二是它的宾语的位置。马了强调“以”的宾语，可以把这个宾语放到“以”的前面。例如：

楚国方城以焉城，漠水以马池。(《左传·齐桓公伐楚》)

一以当十。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

如果“以”的宾语在上文已经出现过，这个宾语有时还可以省略。

例如：

小人有母，皆营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。请以遗之。(《左传·郑伯克段于鄢》)

举熙熙然回巧献技，以效兹丘之下。(柳宗元《钴钢潭西小丘记》)

上例“以”后省略“君之羹”；下例“以”后省略“此”，“此”指上文所杀述的事实。

“无以(亡以)”是一个凝固结构，“以”字后面也不带宾语。“无以”是没有什麼可以拿来的意思。例如：

故不积头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(《荀子·劝学》)

河曲智叟亡以应。(《列子·汤问》)

“以”字还可以用作连词,它的作用略同于“而”。例如:

齐因乘胜尽破其军,虏魏太子申以归。(《史记·孙臆》)

酌贪泉而觉爽,处涸辙以犹欢。(王勃《滕王阁序》)

夫夷以近,则避者众;险以远,则至者少。(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)

例一“以”字连接两种行马动作(“虏太子申”和“归”),表示它们的时间上一先一后的联系。例二“以”和“而”并用,都是连接两种在意义上相对的行焉,更能帮助“以”的作用和“而”相似。例三“以”字连接两个形容词,表示两种性质的联系(“夷”和“近”,“险”和“远”)。

3. 焉

介词“马”读 wèi,经常和它后面的宾语一起放在谓语动词前面作状语,表示对象、目的、原因等关系。例如:

马长安君约车百乘。(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)

苦焉河伯娶妇。(《史记·西门豹治邻》)

天行有常,不焉尧存,不焉桀亡。(《荀子·天论》)

漠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,睢水焉之不流。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

例一和例二表示对象或目的,“马”字略等于现代的“替”、“给”;例三和例四表示原因,“马”字可译作“因焉”、“因”。

介词“马”后面的宾语,有时也可以省略。例如:

禹之时,十年九涝,而水弗马加益;汤之时,八年七旱,而崖不马加损。(《庄子·秋水》)

居辎车中,坐马计谋。(《史记·孙臆》)

烦大巫姬焉入报河伯。(《史记·西门豹治邻》)

这种省略了的宾语,从上下文看,常常是“之”、“我”、“此”之类的代词。

介词“马”还可以表示被动,读 wéi,这在《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》一节裏已经介绍过,不再重复。

二、连词

连词是连接词、词组或句子的虚词。古代汉语常用的连词有“與、及、而、则、且、况、但、抑、虽、然、故、苟、倘、令、第令、藉使、之”等等，其中有不少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裏还常常使用。下面讨论几个比较重要的连词。

1. 与

“与”字和现代汉语的“和(跟、同)”一樣，分属两种词类：一是连词，一是介词。连词“与”一般用来连接并列的名词、代词或名词性词组。例如：

蜩与学鸠笑之。（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）

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。（屈原《离骚》）

吾与女(汝)同好弃恶，复修旧德，以追念前勋。（《左传·吕相绝秦》）

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，皆不焉奴。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

例四“与”字连接三个名词性词组，即“有爵者”、“七十者(上了七十岁的老人)”和“未龀者(还没有换牙的儿童)”，“与”用了两次。现代汉语连词“和”如果连接三个以上的并列成分，一般只在末一项前面用一次。

“与”字用作介词，它前后的成分不是并列的，而是和它后面的宾语组成介词结构，在句中作状语。例如：

公与之乘，战于长勺。（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）

夸父與日逐走。（《山海经·夸父逐日》）

君安與项伯有故？（《史记·鸿门宴》）

上面三个例句中，“公”、“夸父”、“君”在句中作主语，“與”和它后边的名词组成介词结构，在句中作状语，例三“與”字前边还有“安”作状语，更表明它只能是介词，因焉这样“君”和“项伯”不能再是并列关系。

介词“与”的宾语也可以省略。例如：

独守丞与战雋门中。（《史记·陈涉起义》）

万箏无不下伏，独莲花與抗耳。（徐宏祖《避天都》）

两例“与”字后都省略了代词“之”。上例指陈涉率领的起义军，下例指天都峰。

2. 而

连词“而”的用法主要有三种。

第一，用在联合结构里，连接形容词、动词或形容词性、动词性的词组，表示两种性质或行焉的联系。例如：

美而艷。（《左传·桓公元年》）

敏于事而慎于言。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

以上是两种性质的联系。

入而徐超，至而自谢。（《战国策·触龙说赵太后》）

执其手而与之谋。（《国语·句践灭吴》）

以上是两种行焉的联系。

“而”字还可以连接两个主谓结构，表示两件事情的联系。例如：

任重而道远。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故令尹诛而楚氛不上闻，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。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

臣死而秦治，贤于生也。（《战国策·范雎说秦王》）

在古代汉语里，“而”字一般不连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。《荀子·劝学》“蟹六跪而二螯”，“而”字所以能连接“六跪”和“二螯”，是因焉它们在这里用作谓语而带有描写的性质。

从上下文看，“而”字可以用于顺接，也可以用于逆接。所谓顺接，是指相连接的两项在意思是并列的，或者是相承的，中间没有转折。例如：

女娃避于东海，溺而不返。（《山海经·精卫填海》）
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

因释其耒而守株，冀复得兔。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

吾闻沛公慢而易人。（《史记·酈生陆贾列传》）

以上內容僅為本文檔的試下載部分，為可閱讀頁數的一半內容。如要下載或閱讀全文，請訪問：

<https://d.book118.com/627165141100006131>